

DRU 攀登 一百年

鍾建民

① 法國有名嚮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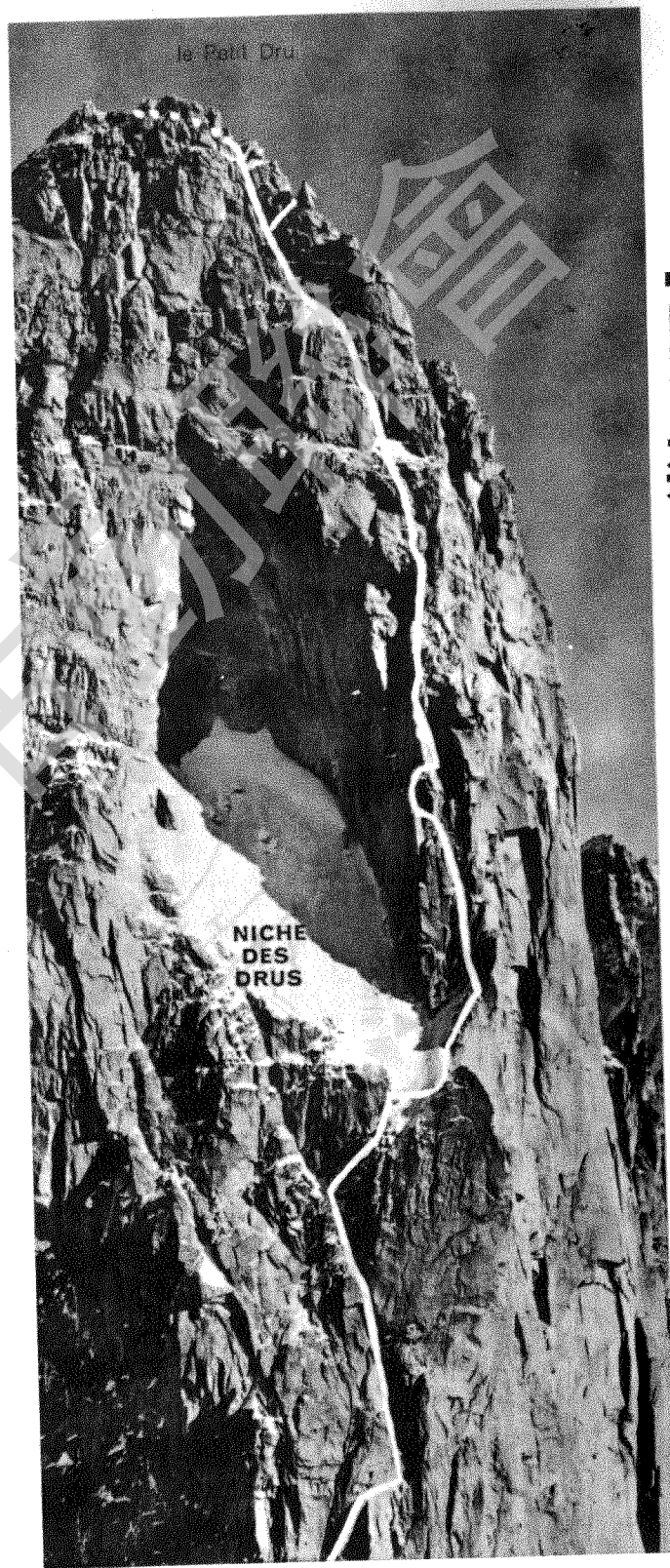
Gaston Rebuffat 所說：

① 「每個山都有他的傳說，當然 DRU 也不例外。他有較多特別的理由使人對他另眼相看。他的名字雖短，尖利的、正直的他沒有一點虛飾的站立在那裏，每一次的首攀，把攀山的歷史轉上另一頁。」

② 意大利有名嚮導

Walter Bonatti 所說：

② 三個峯壁，三個首攀，代表着三個歷史時代的進展，去描寫 DRU，去講述他的歷史倒不如由「Guide Vollot」去介紹它：「一個巨大的金字塔形石山，由兩個巨大的鄰峯組成，GRAND DRU 12,300 呎及 PETIT DRU 12,200 呎，兩峯分隔之間組成一個大裂縫 12,000 呎。在 1879 年 8 月 29 日 J. E. CHARLET-STRATON, P. PAYOT 及 F. FOLLIGUET 把一個有紀念性的日子貼上登山歷史上，他們取道南陵，登上 PETIT DRU。現成為普通及傳統的路線。」



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早上，日本朋友「蘇多」來訪，提及是否有興趣一試 DRU 北壁，大家商討了一會後，決定一試。前一天，即二十七日，我們合作攀登了 AIG DU MIDI 的北壁，早上乘六時半的遊覽車到達山脚，七時開始攀登，下午三時半已完成了，在時間及體力上，大家都覺得在最佳狀態，可試一些更為困難的石線。

首先到附近的天氣預告站，預告表示有兩天好天氣，但廿九日晚上或三十日早上會有風暴。在「攀登指南」上寫上有關攀登此線的時間約需兩天，照情理及順利的話應在風暴來臨前完成。購買糧食，以輕便而熱量較高為主，及一些後備糧食。攀登用具方面為求在攀登時背負不能太重，以免失去平衡及消耗體力，決定不帶睡袋，每人只帶一些輕便的風衣及毛衣，另加一個沒有架的帳幕，約重一公斤，很合用於第一個晚上「過渡」用。兩條九公厘四十公尺長的攀山繩，三十多個活扣，十數隙釘及栓子，另一些必須的用具如冰爪、冰杖及冰鎗、頭燈、手套、腳套等等，背起來已不輕了。午後，乘公共汽車到達 ARGENTIERE，再轉乘登山纜車到達 GRAND MONTETS。在冬天時，這裏便是滑雪者的勝地，但夏天遊客也不少呢！穿上冰爪及手套，步行一小段，再穿過碎石地帶便到達冰河的上游，在這裏便看到我們的目標 DRU 北壁，它堅強的站在那裏，從人們首攀到現在已有一百年了。多少人在那裏找到歡笑，在那裏掙扎，更有些在那裏死亡。全線最明顯的便是第二冰壁，看起來真有點可怕。途經一大冰河，要利用登山繩

把背包傳過才跳過，高低不平的雪面及亂石，約需兩小時才到達 DRU 的山脚。

蘇多先導第一節

第一節的開始可取道左邊的石壁及右邊，冰壁，而左方剛有兩位英國人在試攀，我們取道右方，由「蘇多」先導第一節，他在攀登冰壁較為熟練，只看他左手拿着冰鎗，右手拿着冰杖，利用冰爪前四點，平行的很輕鬆便到達定索點。第二節由我先導，不大困難，很快的已領過了兩位英國人。在攀山時，時間很是重要，在山裏逗留的時間越長，危險更大，共約五節便到達第一冰面，在冰面附近找到一個較為平坦的地面作「過渡」用，而兩位英國人也來到了，他們在較低的地方度過晚上。他們來自「威爾斯」，一位年紀較大的名曰「米高」MIKE，更為爬山老手，有十四年攀山的經驗，今次是首試 DRU。大家很是友善。在冰面附近取雪煮湯，盡量吃下很多東西，以減輕重量，留下來的急需用。九時天已開始黑了，用登山繩連上帳幕，再把栓子放入石隙連上繩，一個很好的帳幕，睡在裏面，開始時很舒服，但漸漸的開始寒冷了。零下五度，加上霧水，整個帳幕都濕了，睡前喝了些牛奶，肚子在叫。整個晚上都沒有睡，忽然聽到轟轟的落石聲，兩人很自然的把手蓋頭，可幸石落在冰面附近，驚了一場，大家都在等待黎明的來臨。四時便開始煮東西，穿上冰爪橫度第一冰面，約為四十五度，此時橫過最為合時，可避免落石的危險。到達一小平台，除去冰爪，面對整個大石山，真正的石線便開始了。大家輪

流先導，在第六節時，便出現了麻煩，在一大石隙裏 CHIMMY 全都結滿了冰，幾經艱苦才完成了這一節。跟着便來到有名的「林把石隙」LAMBERT CRACK，在指南裏給予這一節是五級，已有隙釘留下，可用作保護，這一節由我先導，而英國人「米高」也來到這一節。繼續由「蘇多」先導，原來昨晚有兩位英國人在這裏「過渡」，他們看來比我們更累，他們很客氣的讓我們爬越，回頭數一數已爬了十多個「節」(PITCH)眼前便出現了有名的第二冰面，很大很大的一個冰壁，約為五十度，通常橫攀這冰面，需用冰爪、冰杖等用具，但我發覺在冰面的較低部有些小石給冰結定了，可用作支點，於是一試，真的是可行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不用穿冰爪，可省去不必要的麻煩及浪費時間。更為困難的「節」還在前頭，但在第二冰面過後，落石的危險便減低了。

攀山以攀石為基礎

攀山跟攀石有點不同，但攀石為攀山的基礎，平時在石上所積下的經驗及技術便要利用，通常在這些有名的石線，都留下隙釘，可用防護及定索用，在必要時，遇到壞天氣也可用降落「定索點」，但在用前，一定要試看是否仍然生效。

一聲巨響，看到一塊像枱一樣大的石塊，直向第二冰壁掉下，打在冰面上，散發無數的小石，直落山脚，幸而兩批英國人都橫過了冰面，不然不知是誰的不幸。阿倫石隙 JALALIN CRACK 前一節，很是困難，我們東方人身材較小，手伸至最長也拿不到隙釘，唯有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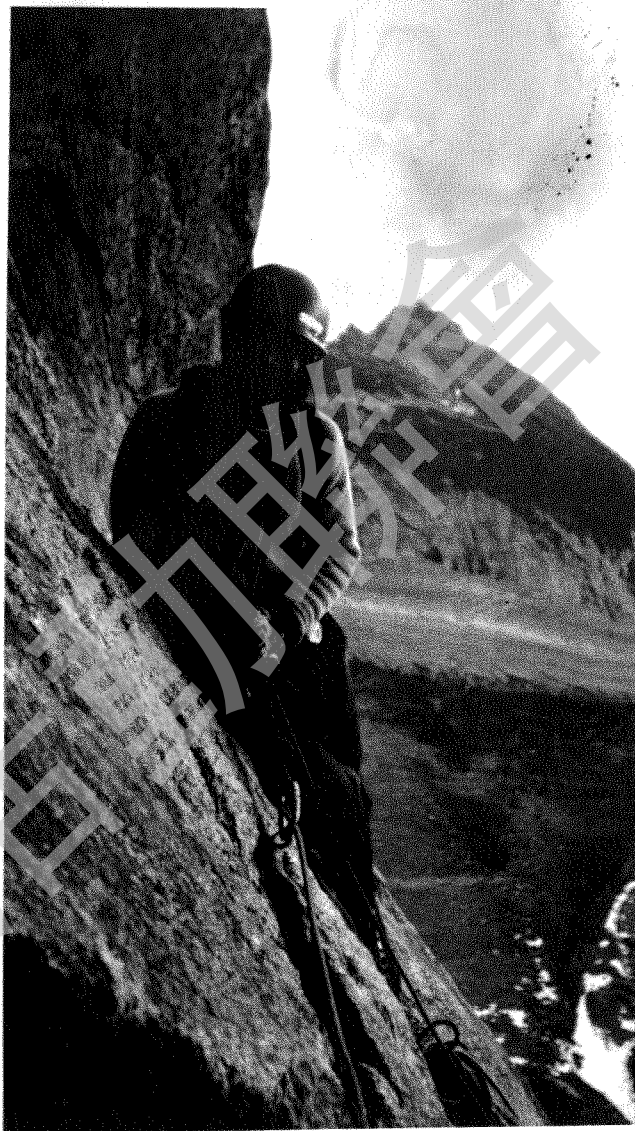
上栓子才勉強的到達。到了一石鼓，便是分段節，可由左邊的阿倫隙，為P. ALLAIN首攀，而右方是「馬天尼石隙」，較為容易，左邊是器械攀登，需時較多。由「蘇多」先導這一節，很困難費力的才到保護點，大家看到對方臉上都有倦意，決定休息數分鐘。

計算時間應在兩小時後到頂，約還有八至九個節，連同第一天爬的算起來已完成了二十五個節，約六百公尺，剩下的還有一節為全線最困難的。看過去「白朗峯」，天氣在急變中，遠遠看到一朵朵紅雲，直向「白朗峯」吹去，經驗告訴我們風暴會提前來臨，現在下降已太晚了，需時更久，而且落石的危險很大，

唯一以最快的時間完成下山。在右方，忽然聽到右方有人聲，原來是「西壁美國線」在這裏會合，兩位「匈牙利」青年，三天在下面沒有好睡，沒有足夠的水份，但他們還能繼續攀。六級線，為DRU最為困難的石線，他們的背包像人一樣高，由一個人先導，餘下的把背包吊上至定索點，另一人才上攀，共約四十多節，有數個節六級A3。

生死關頭一繩牽

到達了最後的第三節了，已看到了頂，「蘇多」領先這一節，並找到了定索點，他取道左方，心裏想要爭取時間，在較右的石隙試攀



筆者攝於DRU北壁「林把石隙」上方的小平台
(原相片為彩照及曝光不足)

，但到達一石尖時才發覺不對勁，石在搖動，是浮石，心在急，石在動，向上找尋其他支點，但也是浮石，只聽到轟一聲，自己連人帶石跌下數公尺，眼前一黑，只聽到石掉下石面的巨响，神智還是清醒，現在只有一條繩，連着自己的生命，我一定要生存，一定要想辦法，出盡氣力叫「蘇多」鬆繩，到達了一個小平台，小休了一會，背骨受了傷，很是痛楚，但時間更為重要，盡力向上攀，也許在整輩子中最痛楚的一段時間，生命，在那時才發覺生命是這樣可貴。

情況很是不妙，「蘇多」的手也給燒傷了，還有最後的兩節，大家喝了些水，鎮定下來，痛楚漸減，大家鼓勵對方，由「蘇多」先導，我保護，終些完成了最困難的一節。跟着由於左方積着很多雪，於是取道右方，「蘇多」到頂時，大聲的叫下來，我為之心情一振，當我也到頂時，大家以無言的握手祝賀。時間為下午四時，很累，在頂小休了數分鐘，一米高，他們也到達了，告訴他們關於我們的意外，提議大家一起下山較為安全。

「白朗峯」已給紅雲包住了，暴風已向這邊吹來，兩組人共有四條繩，由「米高」先降落，我與「蘇多」在中，另一英國人在後，每次轉定索點時由最後的一位收繩，這樣較為快捷。一共降落了三個節，便到大石隙，向左方再上攀三十餘公尺再到另一石台，再在右方降落。在這裏可看到有名的石線南西陵(BONATTI PIER)，想到偉大的意大利爬山家(BONATTI)。一連用六天時間，200磅釘，七百公尺繩，他的意志、體力，真使人佩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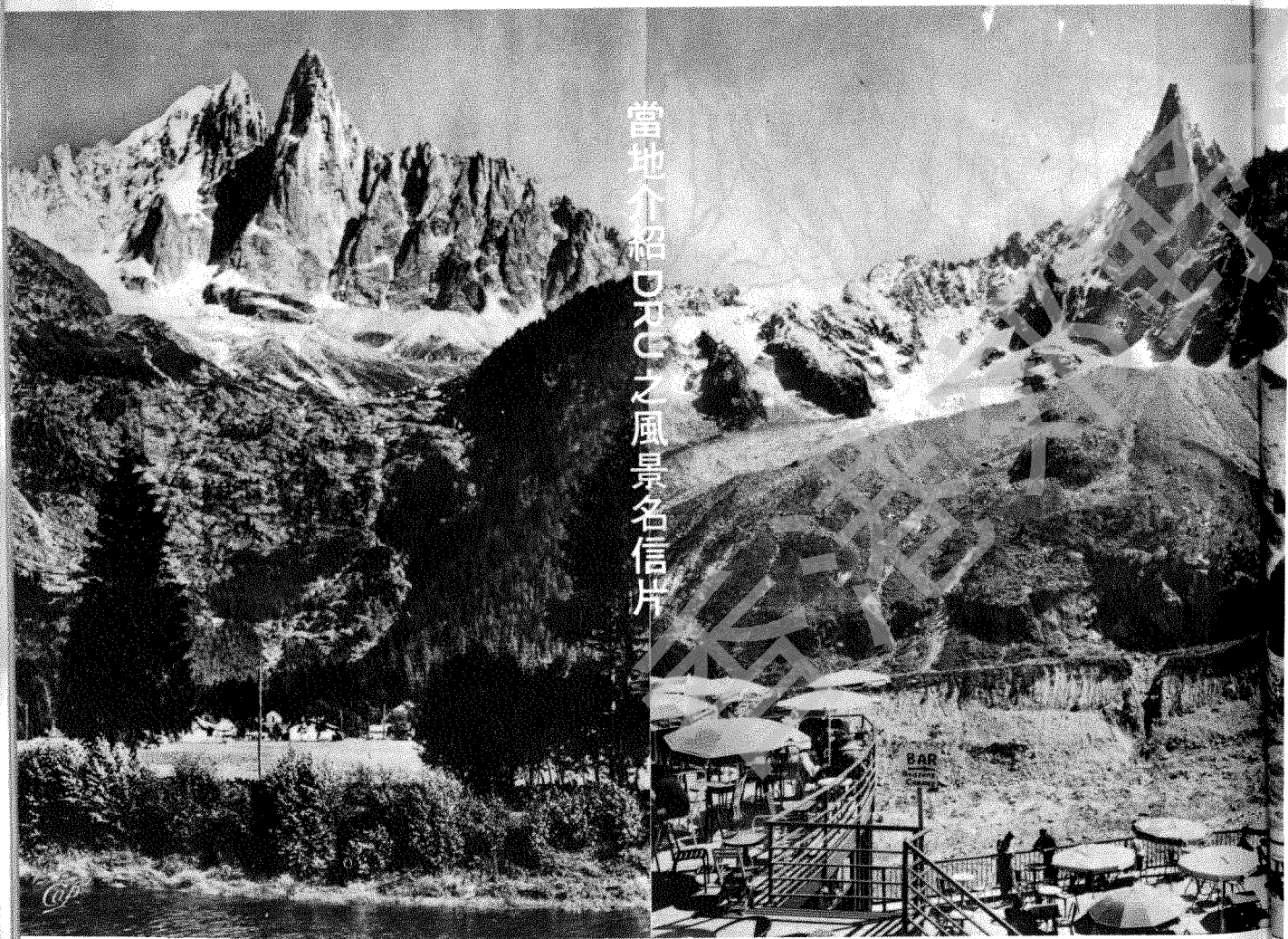
服，在五〇年代，特出的爬山家。

挖洞藏身渡難關

一節跟着一節，二十餘節的降落，一直到晚上九時許，天已黑了，風很大，拿出頭燈，繼續下降，再過一段，風雪已向裏吹來，打在臉上的不是雨，是冰點，穿上風衣，只聽到打際釘的聲音，加上風聲，在等待，各人都沒有說話。在一節降落後，收不到繩，可能繩結穿入了石隙，費了很多氣力和時間，終於決定放棄，只留下餘下的繩，十一時終於摸黑的到達了山脚。

閃電，不停的打電在四周，整個山像要倒下來似的，唯一生存的法是找尋地方過一個晚上，但四周是冰河，加上各人「頭燈」電力不足，行動更為困難，決定掘雪洞，大家用冰杖掘了個小雪洞，拿出我們的小帳幕，每人拉一角，就這樣在帳幕裏過一個恐怖的晚上，不能睡覺，因體溫過低，睡覺很容易會凍死。一個漫長的晚上。五時多，風暴開始停下來，趕快收拾帳幕，當站起來時，整對腿像麻木了似的，等待了五分鐘才可以行動。四人繩連繩越過了冰河，到達山屋，再步行數小時到達了LA MER DE GLACE，終於到達車站，回到「沙木尼」城市去。

第二天打開報紙一看，這場風暴，發生了不少意外，包括在DRU北壁，一名「西班牙」青年墜下，直升機在冰河找尋他的胴體。回想自己在這次意外，差點也喪命，但也可說給予我的是一次難忘的經歷。



當地介紹DRU之風景明信片